

■红尘百味

父亲母亲的家国情怀

■雨 蕊

我的父母都是普通人，但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子女们树立着做人做事的标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在一起闲聊，谈及武汉医疗人员紧缺，国家号召各省组织医疗队奔赴武汉支援，愿意去的医护人员可以报名。年轻时是乡村医生、如今已经七十

多岁的母亲听到后，立刻严肃地说：“我也报名！”她忘了自己年事已高，还以为自己风华正茂，有着使不完的劲儿呢。

我不禁想起小时候父亲交公粮时的情景。那时，只要交公粮的通知一下达，父亲总是村里第一个去交的。去之前，他总是把粮食晒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晒得随便捡起一粒往嘴里一送，咬起

来嘎嘣响，真正干透了才行。对于要交的公粮，他不仅挑最好、最饱满的，还要一点一点地把里面的砂子、石子、土坷拉、草籽什么的都挑选出来。

当时，尚是孩童的我问父亲，为什么在交公粮这件事上要那么郑重？他神情庄重地说：“以前，一年到头拼死拼活地干，最后也只得一点儿粮

食，没吃过饱饭。后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把土地分给个人种了，虽然还是辛苦，但一家人不仅能吃饱饭了，粮食还多得吃不完。要

好的粮食交给国家，为国家做贡献。”我听后，觉得一向老实、本分、木讷的父亲，形象瞬间高大起来。

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寻常百姓的家国情怀，他们没有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但就是诚挚地、用最朴素的行动爱着自己的祖国。

好的粮食交给国家，为国家做贡献。”我听后，觉得一向老实、本分、木讷的父亲，形象瞬间高大起来。

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寻常百姓的家国情怀，他们没有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但就是诚挚地、用最朴素的行动爱着自己的祖国。

播下爱国的种子

■张海燕

2020年的春天，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人们正常的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居家隔离的日子，百花齐放的春天近在咫尺，却无法踏足，阳台上绽放的茉莉花，让我心中有无限欢喜，更有无限感慨。

居家隔离的日子，儿子总会怀念他跟着我去旅行的日子，还会感慨地说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听指挥，总到处乱跑。我趁机对他进行一番说教：目前待在家

中，不出门，不乱跑，不给国家添乱，就是爱国。在这场疫情中，那些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区门口执勤的志愿者、飞驰在街头的快递小哥，那一批批运往武汉的医疗物资、一件件从四面八方运来的生活用品，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要为自己生在中国而无限自豪。

以前，每次到北京旅游，每到一处，我都会给儿子讲中国曾经遭受的苦难，讲中国的革命和发展史，讲一些仁人志

士的爱国故事，讲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在他心中播下爱国的种子，让爱国精神能代代相传。

在北京，除了颐和园和科技馆外，我带儿子去得最多的是中国博物馆。第一次去时，儿子才六岁，我领着他走马观花地从地下二楼转到地上四楼，能看多少是多少，能记住多少是多少。小小的人，穿越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画卷中，虽然不知道文物的前世今生，

但他居然也看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地问我这个是什么年代的、那个物品的功能是什么，我边看注释边给他讲。

当时，我真以为他是看热闹的，直到有一次看电视上的一档少儿比赛节目，当节目中出现唐三彩的图片时，儿子看了一眼，抢答说是唐三彩。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在博物馆里见过，他说还记得许多我给他讲过的知识呢。

等儿子上小学后，再去国博

时，他就不用我讲解了，他边看边念注释，遇到不认识的字才问我。一般情况下，从国博出来后，我都会带他去天安门广场上转转，给他普及爱国知识。

走在天安门广场，抬头就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不远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馆、人民大会堂，雄伟又壮观。有一次，我欣然看到，这小小的人儿，竟然在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时，庄重地举起了右手，行了少先队队礼。

远去的煤油灯

■邢德安

新房装修完毕，一些用不着的东西要被扔掉，其中，就有一盏未曾用过的煤油灯。

那是一盏带罩子的玻璃煤油灯，是妻子出嫁时的陪嫁品。它的形状颇有点像古人腰中系的酒葫芦，是流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后期的照明工具。过去，我们这里的女子出嫁时，做舅父的都要为其置办脸盆、镜子、梳子、茶壶、灯具之类的物品作陪嫁，以显示舅父的身份。

我们是1976年结的婚，那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通了电，所以，这盏具有特殊意义的煤油灯就一直没有用过。

端起这盏灯，我审视了许久，最终没舍得扔掉，而是把它放到了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我知道，它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小时候，好多东西的前面都要加上一个“洋”字，如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钉（铁钉）、洋布（布匹）等。那时，每到晚上，我家就只有一盏昏暗的小油灯用来照明。那是小口陶瓷瓶子上盛上煤油后，在其瓶口里放上一支灯芯而成，人们普遍叫这种煤油灯为“洋油灯”。这盏煤油灯被端来端去，从厨房到堂屋，又从外间到床头。那豆大的、昏黄色的光，只能照亮眼前的一小片，走动时还要用手护着微弱的灯火，否则，小股的气流就能把灯冲灭。

上小学时，每到晚上，我和母亲共用一盏灯，她纺花，我做作业或读书。纺车摇动时产生的微风，让灯火不住地摇曳，第二天清晨起来，我的两只鼻孔内都是满满的黑烟。即使这样，有煤油灯用来照明，已经比旧社会前

进了一大步。听母亲讲，过去，她们点灯用的基本都是芝麻油，而大部分人家连吃油都成问题，更别说点灯了。所以，用“黑灯瞎火”来形容旧社会的夜晚一点也不为过。

后来，又有了“马灯”和“汽灯”，也都是用煤油作燃料的灯具。马灯大部分用于生产队的烤烟房、饲养室等，它带有罩子，不怕风，且可以手提着移动。只是这种灯比较费油，价格又昂贵，一般农户是不用的。至于“汽灯”，则是另一种特殊的灯具，也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灯具，它的光亮度很强，只是需要有一定的气压来驱动供气系统，且操作复杂，只适合演出和夜间开会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家乡通了电，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尽管只是那么一盏灯，却照亮了

天，照亮了地，照亮了漫漫黑夜，照亮了新时代。

小小灯具的变迁，犹如管中窥豹，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变化。每当晚霞谢别天幕，我置身于静谧的星空下四处眺望，再也

不是几只流萤划过天际，而是无数个村庄连在一起的万家灯火了。“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情景，在辛弃疾的笔下也许只是一种夸张和渲染，在这个时代，却成了现实。



■流金岁月

■郑纪山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乡下农村的娱乐项目极少，漫漫冬夜里，在如豆的昏黄灯影下，伴着母亲嗡嗡的纺车声，我们几个孩子就凑在一起猜谜语，俗称“破谜”。

南面来了一只虎，掀尾巴啃土——笄帚。四四方方一座城，里边埋伏百余兵；若是士兵出了城，刺啦一声放光明——火柴。那边儿过来一只猴，跳进锅里洗洗头——勺子。俩孩儿一般高，晚上睡觉搂住腰——门闩……

谜语主要指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的隐语，也可引申为蕴含奥秘的事物，源自中国古代

民间，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创造的文化遗产。那时，我们所猜的谜语，多与农家的生产生活有关。很多谜语，合仄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思之妙趣横生。

“东场里，西场里，俩孩在那儿哭娘哩。”这则谜语暗喻的是一个农事活动：碾场。麦收时节，烈日下的庄头村尾的场地上，农人使着牲口，拽拉着石碾碾场脱麦粒，“啪”的一声脆响，头戴草帽的庄稼汉当空撩了一个漂亮的鞭花儿，牲口拽拉的石碾一下子欢快地跑动起来，木制的尖轴与石碾的凹槽摩擦起来，便

会发出“吱扭”的声音，像小孩儿一声连着一声地喊娘。世易时移，收割机“隆隆”的轰鸣早已替代了石碾的碾场声，碾场成了记忆。这谜语，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东坑里，西坑里，俩人在那儿剥葱哩。”这则谜语暗喻的也是一个劳动场景：剥麻。绳，在人们过去的生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无处不用，而制绳的材料就是麻纤维。麻的种类很多，种植历史悠久，生命力极强，多生长在荒沟野地里，耐涝耐贫瘠，其纤维柔韧，古时常用来制衣，称作“麻衣”，为乡野之人穿用。获取麻纤维，先把收割的麻打成小

捆，再置入水坑中沤一段时间，使表皮脱落。沤制好的麻从水中捞出后，一根一根剥去表皮，然后淘洗干净、晾干，整个劳动过程又脏又辛苦。现在，科技的发展让麻早已退出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剥麻的劳动场景也就看不到了。

“一穗谷子，扑棱一屋子。”这则谜语暗喻的是一种物件——油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乡下人家极少用油灯，照明多用油灯。黑暗里，点燃一盏油灯，带来一片光明。灯火摇曳着，黄黄的如同一穗儿金灿灿的谷穗，给人的感觉温馨而惬意。如今，无论是城市还

是乡村，一到晚上灯火通明。油灯和其他旧物件一样，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我的谜，多着哩，都在墙上贴着哩。”谜底为土墙上的麦秸。过去，乡下农村的房屋多为土墙草房。为使墙体坚固，用泥土踩墙时，得掺些麦草。墙体经过多次修整，一根一根的麦草就裸露在墙体的表面，好像贴在墙上一样。现在，即使是在偏远的乡村，土墙草房也只能在影视剧里才可看到了。

乡下农村的谜语，是农家衣食住行的记录，是劳动生产场景的再现，是田野里的风，是村庄上空漂浮的炊烟……

煤油灯下的读书时光

■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

前几天，我去娘家收拾东西，在东套房里发现了一盏黑乎乎的小油灯。这盏煤油灯是用墨水瓶制作的，瓶盖上堆积着灰尘，瓶盖下细管里的黑灯芯早已风干，像根黑铁丝般牢牢插在瓶里。就是这盏不起眼的煤油灯，陪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读书时光。

那时村里还没通电，家里能照明的就只有这盏煤油灯。每当夜幕降临，我就盼着母亲把灯点着，那样我就可以看借来的小人书了，却迟迟不见母亲点灯。于是，我就大声嚷嚷着要看书、要写字。母亲走过来严厉地说：“等天黑得看不见东西再点灯也不迟，你知道一斤洋油有多贵吗？得省着省着用，省下来的钱还得换盐吃呢！”

我白了母亲一眼，说母亲真小气。不大一会儿，天黑得实在

看不清任何东西了，母亲才拿着火柴点灯。伴着火柴“噼”的一声响，橙色的火苗跳动着，给小屋带来了温暖。

父亲开始忙活了，他坐在堂屋门口，借着微弱的灯光编制箩筐和荆篮；母亲和奶奶一左一右坐在纺花车前专心致志地纺花；大姐忙着赶制她的嫁妆；二姐开始纳鞋底，她要给自己做双布鞋穿。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地方看书，就哭喊着说：“你们都把我抢走了，我看不清书上写的是啥字，明天我也不去上学了。”说罢，就气呼呼地睡觉去了。

半夜醒来，我看见堂屋还有微弱的灯光，父亲刚把最后一个荆篮编制好，他天亮后还要带着这些东西去赶集，换来的钱要支付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一会儿，只听母亲小声对父亲说：“鸡叫三遍了，睡吧！明天还有一大堆活呢。”

我像是一夜间长大了似的，从那天起，再也不跟大人们争着用煤油灯了。每天放学后，我就赶紧坐在小石桥边把老师布置的作业一一完成。有一段时间，我从同学那里借来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鸡叫三遍、大人们熟睡时，我才偷偷把洋油灯点着，如饥似渴地读书。谁知，第二天一早起来，母亲就知道我点灯了，但她似乎不生气。我惊讶地说：“您咋知道哩？”母亲忍着好笑说：“去照照镜子，你的两个鼻孔都快成黑烟圈了。”

母亲知道我喜欢读书，从那时起，无论家里再困难，她都不阻止我点灯看书的行为，只是提醒我要注意休息。那时，我暗想：等长大了，我会挣钱了，一定给母亲提回来一大桶洋油，让她天一擦黑就能看到光明。在煤油灯下，我懵懵懂懂学



到了知识，体会到了长辈的辛苦，更多的是品尝到了亲情的温暖。在那盏煤油灯的照亮下，我读完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闪闪的红星》等连环画，读完了《敌后武工队》《苦菜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红岩》《青春之

歌》《西游记》等多部小说。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书本，照亮了知识的海洋，也点燃了我求知的欲望，让我的视野一天天打开，心胸一天天宽广。

忆往昔，一盏煤油灯风雨飘摇，看如今，万家灯火照亮大千世界。感谢伟大的祖国，感谢这个美好的时代。

风雪纷纷何所似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谢安雪天召集儿女讲论文义，吟曰：“白雪纷纷何所似？”侄子谢朗对曰：“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谢道韞对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初冬时节，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小雪，雪既小，就显得娇、显得俏，显得精致、显得亲切，甚至带几分调皮，惹人怜爱，无端多得三分眷顾。片片互玲珑，自然就轻灵未若柳絮，蒙蒙酝酿着一场雨事，雨遇寒变成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雪是雨从天际坠落的半途，被风穿上银光闪闪的外衣，变成的六瓣晶子。雪常入女子名，小雪、雪娟、雪华、丽雪、雪梅……

“草木之花多五出，独雪花六出。”雪是飘在空中的文字，在风里组成诗的句子。古往今来，从《诗经》到汉乐府，从陶潜到李杜，到苏辛，万千篇章里都继续地飘着雪。仅小雪时作的就不胜枚举，我最喜有二。其一为唐代徐铉的《和萧郎中小雪日作》：“征西府里日西斜，独试新炉白煮茶。篱菊尽来低覆水，塞鸿飞去远连霞。寂寥小雪闲中过，斑驳轻霜鬓上加。算得流年无奈处，莫将诗句祝苍华。”其二为宋代释善珍的《小雪》：“云暗初成霰点微，旋闻飒飒洒窗扉。最愁南北犬惊吠，兼恐北风鸿退飞。梦锦尚堪裁好句，鬓丝那可织寒衣。拥炉睡思难撑拄，起唤梅花为解围。”

荷尽菊残，应节虹藏，小雪迎冬到，但数九寒天尚远，树林仍萧萧，花迹尚可寻。宋代洪咨夔有一首小诗写于小雪前三日：“溪流转出两三家，落落疏林浅浅沙。可是小春风物早，檐头一树杜鹃花。”还有唐代张登也曾于小雪日戏题：“甲子徒堆小雪天，刺桐犹绿槿花然。”小雪仍见杜鹃、木樨花开依然，这小雪天可堪“小春天”了。陆游也有一首小诗写《小雪》：“檐飞数片雪，瓶插一枝梅。童子敲清磬，先生入定回。”很有趣味，大雪壮怀，小雪怡情，在严冬到来之前，大可效仿这些诗人，舒适地过上一段闲暇时光。

雪是一年的小结，也是来年的铺白。“忽忽身如梦，迢迢日似年。会当乘小雪，夜上剡溪船。”小雪天，我们可以迎着风，沐着雪，沿着故乡的一条河流行走，没有目的，一直走到河流的尽头，一直走到筋疲力尽，一起走到白头。

“凝雨，说物者。”这是《说文解字》里对雪的释义。《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亦载：“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

■诗风词韵

冬 雨

■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缠绵相陪伴着冬雨落下
多少个轻舞飞扬的日子已逝去
回忆，在冬的世界里弥漫
曾经的事，悲伤或欢喜

荡起思念涟漪
庭院梧桐朦胧，阑珊春意
细雨一丝丝没洞窗棂
敲打着无眠与不肯睡去
如同被冬风染黄的心事
洒落一地

岁 月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小鸟蹲在枝头
它吸入的是寒气
呼出的也是寒气
石头已停止歌唱
石头的内心里
跳动着音符
河流在遣词造句
那些词句，贴着河床走动
我看不见
一滴泪里
有一个天涯
也有无数次相聚

远远地靠近
再远远地，离开
我的城池上
旗帜翻飞
旗帜上布满寒霜
声势浩大的雪，正在赶来
我抬头望天
有着无法释怀的悲伤
寒风料峭的夜晚
星星怕跌下来
纷纷伸出小手，紧紧抓住天幕

梦回，只为

我心头的一豆灯火
不知何时
已被你拧走

初冬（外二首）

■尹文阁

薄冷，在玻璃上挂出一幅画
风将中原围了三匝
枝头熄灭了所有婉转
芦苇陷入落日的素描
雁鸣南飞，满是仄韵
湖边拾起的田里仍余有籽粒
接下来，日子静得会淹没旧事
西地墓碑上的字
又一次被亲人擦亮了些
活着的疼痛像风不知所终
也像湖里的那枚芦苇
只够托举起
正飞来的，一只苇莺的轻

在它自己的沉默里
入夜，风睡了
它醒着，苇叶闪动
以阴影注解忧郁
像夜饮者，试图张开往事的脸
欲语还休
此刻天空洒下几颗年轻的星
闪烁，像一瓣瓣冬花
在它的药方里摇曳

情愫
风弄丢了信件，在苇丛里寻觅
湖面在时间的心跳声里
向外张望，潮汐牵起的脊背
回忆，颤颤的步或词
无法触及的东西像流水

静物
一盏漏下光阴的台灯
一个浮着茶叶的水杯
一盒静置在书桌上的满天星
一株，或几株铜钱草
一本露易丝·格丽克诗集
一个人坐在书房的桌前
纹丝不动，回忆也纹丝不动
一沓稿纸，空着
我也是一个静物，只需要一股风
便会纷纷扬扬成舟